

資治通鑑補

(外五種)



明嚴衍撰

資治通鑑補

(外五種)

二

[明]嚴衍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資治通鑑補卷第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四起高帝八年盡惠帝七年凡十二年

太祖高皇帝下

至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班志高帝十一年過柏人

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十二月帝行自東垣至

春三月行如洛陽帝士卒從軍死者為櫓歸其縣縣給衣食棺葬

具祠以少年又令更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葛屬操兵乘騎馬賈古曰賈人生

上為亭長以竹為冠及貴常冠謂之劉氏冠至是乃下詔曰爵非

自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 秋九月行自洛陽至淮南王梁王

趙王楚王皆從 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

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末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

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

能為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

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高祖八年 一 史補

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國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

聞外孫收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

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可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

欲遣長公主臣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何奴上竟

不能遣

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

約

臣光曰建信侯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

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敘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

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

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曰頓視其父如禽獸而

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況魯元已為趙后又

可奪乎

平月未央宮成大朝諸侯羣臣置酒前殿上奉玉卮起為太上皇

壽曰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

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

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

秦中秦中新破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

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齊之王族諸田也楚之

之強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民近胡寇東有六國之盟旗一日

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

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高祖九年 二 史補

術也上曰善十二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十二月上行如洛陽

賈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變非常也謂於是上逮捕趙王及

諸反者師古曰逮捕謂相連及者皆捕之一日在道守禁相捕

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捕或但言捕知異義趙平等

十餘人皆爭白劉貴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

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輶車膠致師古曰輶車者車而

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劉索隱曰劉亦刺也應劭曰以鐵刺

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

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賈高事辭問上曰壯

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蓋欲求賈誼平日相大夫泄公曰班固曰

屬有太中大夫中大知誼者以其私問之中令之

若者也言以義自立重其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師古曰

郭泄公與相勞苦如生平驩因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甯

願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

泄公入具以報上春正月上赦趙王赦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

為趙王上賢賈高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賈高賈

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賈高

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

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而曰復事上故籍上不殺我我不

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蘇林曰亢猶大也俗所謂高也師

九音剛

荷悅論曰賈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竟不舉

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

臣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賈高復以亡君使賈高謀逆者高祖之

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賈高之罪也

詔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洛陽至 初上詔

趙王賈客敢從張王者皆族邯中田叔孟舒皆自疑錯為王家

奴以從及張敖既免上賢田叔孟舒等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

其右者上盡拜為郡守諸侯相班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

宮禁卿大夫都官加漢制皇帝中五年合諸侯王

不得復治民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秩二千石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更以丞相何為相國自丞相進相國則相

願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萬

年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救樸陽囚臣贊曰萬年棧在 定陶戚姬

有寵於上如趙曰姬妾之稱也漢書曰姬妾之稱也百原謂曰

轉轉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異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

如意類己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

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

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

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遂得騎昌項問曰

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上笑而釋之然尤嚴憚

賈誼通鑑補 卷九十九 漢紀四

賈誼通鑑補 卷九十九 漢紀四

徐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班志城在東郡博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稀將利守更垣

帝攻拔之更命曰真定帝購王黃驄邯鄲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之於是陳稀軍遂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繫稀險使人至稀所

通謀信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有罪而居作者為徒有欲罪而沒入官者為奴發以襄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稀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殺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按班表告信反者呂后欲召恐其儻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稀已

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師古曰懸鐘之室爾雅地志云未央殿東北二里許鐘室故處也有隙地又餘草色也

實治通鑑補卷十二 漢紀四 七 赤相傳呂后殺淮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

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附錄張元羽支離段語云廣南有華土之相厥驚且喜曰若能匿淮陰侯兒乎中區不可居矣急逃向是為子而封之海濱賜姓常用儻之半也今其於世察於海濱開有

御食所置之書以侖所賜之詔對之鼎器○噶音軟

司馬遷曰吾如淮陰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

視其母冢其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

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立乎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首建大策與漢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

以北禽魏取代仆趙翳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拔下漢之所

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快快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間舊恩猶

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

始漢與楚相距榮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趙楚至固陵與信期其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

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微利者市井之志也辭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

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難哉

破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班志參合縣屬代郡地志在朔州定襄縣北漢使

將軍柴武擊之武與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而稱孤此僕之幸也

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三罪也夫種

蠱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憤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且暮乞貸饗夷僕之恩歸如癡人不忘起首者不

忘視勢不可耳遂戰信敗武追斬之於參合 上遷洛陽聞淮陰

侯之死且喜且憐之間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教

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京之微曰嗟乎冤哉烹

實治通鑑補卷十二 漢紀四 八

也上曰若敦韓信反何冤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唯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願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耶上曰置之爾後曹參為齊相禮下賢十請通區客通齊之處士東部先生樂石君參皆以為上賢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篇號曰鴻永初上之與項羽相距于京索之間也數使使勞苦丞相何鮑生謂何曰上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從其計上大悅及上征陳稀聞淮陰侯誅益封蕭何五千戶令卒五百人都尉為相國衛諸人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有疑君心矣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九 思補錄

故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恐以家財佐軍則免矣何亦從之召平者故秦東陵侯也秦亡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東門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 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願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擲可立為代王者羣臣皆以子恆為請乃立恆為代王都晉陽 大赦天下 三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如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又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霸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

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奉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其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上之擊陳稀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臣曰扈輒勸越反而越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青衣不討是反形已具也 西至鄭逢呂后從道在大江青衣二水之合今常州龍游縣也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十 思補錄

長安來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二世二年彭越起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者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質備于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于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荼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柔反而越誅及還秦車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趨湯布願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開項王所以遂不

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司馬遷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身屢典軍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逯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

賈治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十一 四編

烈士何以加越

丙午立皇子恢為梁王按考異曰漢書諸侯王表非三月丙午庚記年表今按史記年表作二月丙午通鑑先書三月丙寅立皇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 夏四月

行自洛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五月詔立秦南海尉

趙佗為南粵王晉志秦使任趙佗攻粵略取陸地遂定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余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益三十三年取南海尉南海尉林象郡此南海尉止典南海一郡兵尉三十六郡尉也安得兼典桂林象郡尉任置既死秦已破滅趙佗始擊并桂林象郡以此知非兼典也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滅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為南粵王使

陸賈即投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班志龍川縣屬南海郡日今循州稱龍川即今惠州府之龍川縣○置音款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欲與兵絕新道自備蘇林曰新道秦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今為廣州治所○番禺番禺音慶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讎死佗即移檄

告橫浦陽山滬谿關曰武帝伐南越遺楊僕出豫章下橫浦關其大庾縣西南南康記曰南野大吏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之秦上毋志陽山侯國屬桂陽縣城氏曰連州陽山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新唐書地理志連州陽山縣有故秦連谿關郡志陽山縣治泝水之南即其故墟本南越管關之

賈治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十一 四編

邑故關在縣西北 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桂林後武改為日南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陸生至尉佗魃結服虔曰今兵師古曰推髻者一髮之髻其魃倨見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蒙難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

疆於此漢誠問之掘燒于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
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
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
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
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
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
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皆漢一郡耳何乃比
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
乃留陸生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
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橐中裝珠玉之寶也裝囊也師古
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寶物實橐而
價重可入囊橐以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囊中裝
蕭行故曰橐中裝他送亦千金物故曰他送 陸生卒拜尉佗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漢紀四 高祖十一年 十一

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
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
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
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王皆以極武而亡鄉使
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
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
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班志舞陽縣屬
潁川郡應劭曰
舞木出其縣之前史記正義在許州葉縣東 大臣隨之上獨枕一
十甲師古曰闔宮中小門也一日門辟也 宦者臥哈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

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
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天
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初
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師古曰反者彼
刑法志所謂誅其骨肉是也賈公彥曰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
有骨節醢無骨為醢○醢音海音那 見醢因大恐陰令人劫聚兵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醫
家與中大夫黃赫對門黃音 赫乃厚餽遺從姬欲醫家王疑其與
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
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宐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
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者
不顯言其事 淮南王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
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
赦賈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
為乎汝陰侯滕公班志汝陰縣屬汝南
郡春秋胡子之國 召故楚令尹卬公問之令
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也疏分 其反何
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
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卬公卬對曰布
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
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
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
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吳謂荆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
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國魏地梁王友所封也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漢紀四 高祖十一年 十四

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
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天
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初
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師古曰反者彼
刑法志所謂誅其骨肉是也賈公彥曰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
有骨節醢無骨為醢○醢音海音那 見醢因大恐陰令人劫聚兵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醫
家與中大夫黃赫對門黃音 赫乃厚餽遺從姬欲醫家王疑其與
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
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宐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
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者
不顯言其事 淮南王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
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
赦賈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
為乎汝陰侯滕公班志汝陰縣屬汝南
郡春秋胡子之國 召故楚令尹卬公問之令
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也疏分 其反何
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
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卬公卬對曰布
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
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
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
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
吳謂荆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
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國魏地梁王友所封也下

蔡蘇屬沛郡春秋時之州來也... 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 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

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 上曰善封薛公子戶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 上意終未堅決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

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釋之劫甯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 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者四人曰東園公曰綺里季曰夏黃公曰角里先生四人者年老

道京師號曰霸上先... 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 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 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

賈走死竇陵... 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 救為奇師古曰不... 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軍遇於斬西斬西縣名布兵精甚上辟

庸城以布軍營甚故堅壁以誑之幸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

與布相望見遂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

戰布軍敗走渡淮救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

上還過沛置酒沛宮沛地志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前二十里二十步悉召故人父

老諸母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筮自

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兒曰

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

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資治通鑑補卷十二 漢紀四

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種驪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王欲去沛

父兄固請留上曰吾人眾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

獻上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惟豐

下哀憐之上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

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 漢別將驪英布軍洮水南北

皆大破之零散有洮水出洮陽縣西南東入于湘水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王臣使

人誘布偽欲與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初

布之反也下焚亭長置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

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行見爾髮纏草根齒錯馬骨耳至是

果如其言

司馬遷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泉陶之後哉身

被刑法何其拔輿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

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為世大戮禍之興自愛

姬殖奸媚生患竟以滅國

周勃悉定代郡雁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班志當城縣屬代郡

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恒山作城故曰當城史記正義曰當城

在朔州定襄縣界考異曰盧綰傳云漢使樊噲擊斬豨於斬豨者

周勃也 上以荆王賈無後更以荆為吳國辛丑立兒仲之子濞

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漢書濞既封上召謂之曰汝狀有反相

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

慎毋反 十一月上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十二月詔曰秦皇帝

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

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

資治通鑑補卷十二 漢紀四

無與他事 上從破縣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

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

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 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故廢太子

立之公薨里克殺奚齊蒯息立其弟卓子里克殺卓子而立惠公

惠公為秦所執既歸而蒯息之子殺公而立襄公晉乃定

秦以不蚤定扶蘇今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

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勞師古曰喫無

味之食也言其政治勤苦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

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王猶豫

未決一日置酒太子侍所招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

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上乃大

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廷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繒音音請繳音勺海叶太子者謂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初四人之隱於商山也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瞻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驅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志叶時又有應

賈泊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九

曜者隱於淮陽山中與四人俱徵曜獨不至時人為之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王既不易太子因賜太子敕曰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為嗣又敕曰吾遭亂世當泰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曰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以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又曰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我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相國何以長安地陋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禽獸食師古曰棄不詳

也音容人田之不收其粟稅也案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買人財物隱曰苗子還種田人收粟入官乃為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買金而為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買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買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人徒跪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初上之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族滅不久矣夫君位為宰相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君倘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何不多買田宅賤貨貨以自汙不然上心不安何從其計上乃大悅及上還民遮道上書言相國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上笑曰相國亦愛利乎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及是果以為民請苑下獄則帝之疑猶未釋也張良素多病初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至是乃自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盪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閒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仙人號

賈泊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十

姓聞吾過也初上之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族滅不久矣夫君位為宰相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君倘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何不多買田宅賤貨貨以自汙不然上心不安何從其計上乃大悅及上還民遮道上書言相國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上笑曰相國亦愛利乎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及是果以為民請苑下獄則帝之疑猶未釋也張良素多病初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至是乃自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盪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閒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仙人號

也神農時爲雨師能入
火自燒隨風雨上下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曲之爲虛誕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腹盛滿而不止邪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修張良多病一條通鑑觀良言有爲帝者開封萬戶侯之語則必在封爵侯及爲太子少傅後按良封侯在六年爲太子少傅在十一年則五年時何得豫言之故移置此

陳稀之反也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當是時陳稀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稀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思補樓

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稀等稀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稀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乃私令匈奴助稀等擊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家處使得爲匈奴閒而除使范齊之陳稀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擊踪布稀常將兵居代漢擊斬稀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稀所帝使使召盧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主往迎燕王因驢問左右綰愈恐閉門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

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綰立皇子建爲燕王 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海王 三月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於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王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 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人見曰疾可治上媿罵之曰吾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思補樓

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懲陳平可以助之思補樓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於是賜太子敕曰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足自立哀此兒猶小也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壽五是年春熒惑守心心爲天王至是帝崩丁未發喪大赦天下帝之崩也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爲編戶民今北面爲臣心常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鄴商商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

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間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向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 盧縮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帝崩遂亡入匈奴 五月丙寅葬高帝於長陵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章者應數之算簡也世者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券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矣 己巳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王既即位謁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 初高帝即位

黃治通鑑補 漢紀四 高祖十二年 漢紀四 高祖十二年

天下田租皆十五稅一既而其法中廢至是減田租復十五而稅二 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初高帝病甚人有惡樊噲云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 樊噲者天子常晨不出臨朝凡臣子之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下謀心猶謂宮車晚出也 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下謀召絳侯勃受詔床下曰陳平急馳傳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即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嬰之夫 嬰音 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當因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歸

塗聞帝崩呂嬰讒之於太后乃馳傳先歸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使傅致帝是後呂嬰讒乃不得行樊噲等至則赦復爵邑 太后令丞巷囚戚夫人髮紺衣赭衣令舂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嘗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邪乃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請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開

黃治通鑑補 漢紀四 高祖十二年 漢紀四 高祖十二年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諱字代盈禮法家之諱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 在位七年 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年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酰飲之 酰志鳩鳥大如鴨毛紫綠色有毒頭長七八寸食蟻蛇諸名朝天舞及山深處有之形如鴉差大其身亦曰音如鴉鳴食蟻蛇遇蛇則鳴聲振邦然蛇入石穴則穴外再步作法有頭石碎取蛇吞之山有鳩草木不生秋多之則脫落皆時人以銀作爪拾取者銀瓶中否則手爛痺為疾者人立死集於石亦不亦裂此禽至兇極毒所謂蛇即酒也陸佃謂曰如鳩而黑黑喙長七八寸作銅色食蛇蛇入口輒爛屎溺皆石亦為之爛羽翮有毒以解故有鳩處必有屎卵明卵相擊欲破未曉之交也猶曰味爽也味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通明 帝還趙王已死屬呂因謝即未及平明也 帝還趙王已死屬呂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卒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 瘖古也瘖不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

觀人竟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謂身為太后子而不能容父之寵姬是豈不能治天下也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 春正月始作長安城西北方漢都長安蕭未暇築城帝始築之杜佑曰惠帝所築長安城在今大興城西北苑中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飲於太后前帝以齊王兄也置之坐上太后怒酌酖酒翼前賜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厄太后恐自起泛帝厄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伴醉去問知其酖大恐齊內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三十五 惠帝元年二年

史士說王師古曰內史王國官士其名也使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

喜乃龍蹄齊王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班志蘭陵屬東海郡師古曰家人言庶入之家隴西地震 夏旱 郃陽侯仲疑仲即代王喜封郃陽

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司馬遷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閭天散立生等爭烈矣

齊已以齊相曹參為相國初參之相齊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問膠西有蒧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蒧蒧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

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蒧蒧公為相齊九年齊國大治及問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言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

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始參徵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及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漢制丞相官有掾史令史等員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酤酒卿

資治通鑑補 卷十二 漢紀四 三十五 惠帝元年二年

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閒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聞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

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相與應和見

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前音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

平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歸以私問參參怒答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善我使諫君也乃善者言使君者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

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蕭一也漢書作蕭言講明之若畫一也荀悅作較按較者計也其輕重之際計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甯壹 是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不足皆下盛彊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楚噲

賈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漢紀四 惠帝三年

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漢有石中郎三將秩二千石典領中郎屬中令前匈奴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發發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而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高者張鞞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曰闔年老氣衰齒髮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敝邑無罪宜在見赦并遣以車二乘馬二驢皆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夏五月立閼越君搖為東海王搖與無諸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從諸侯滅秦功多其民便附故立之都東甌世號東甌無諸五年受封都治

今福州侯官是也帝又封播于東海東海即東甌今温州永嘉是也應劭曰播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此閩越東甌所出也甌地東甌少康故名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秋七月都殿災都殿大殿 是歲蜀前氏反 班志前氏在蜀外江水所出又百官表有蠻夷曰遺則其地也 蜀前氏居之故曰遺也 蜀前氏在蜀外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帝年十七即位至是始冠孔穎達曰案禮說周公對頭句領纓纓全黃帝時則有冕也世本謂黃帝造火食始燒草見起于黃帝也則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則天子冠十二而冠以黃九年左傳云古者冠於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其土則二十而冠古者行冠禮於滿初加櫛布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所謂三加滿等皆有成也諸於則四加而有元冕故大禮禮云公冠四加也諸侯加西加則天子當五加宜見也鄭禮曰漢改皇帝冠為加元服初加櫛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冠說皆於高祖廟如禮說見 省

賈治通鑑補 卷三十四 漢紀四 惠帝三年

法令妨吏民者 除挾書律秦律挾書者 師古曰非大朝見中開小謂見日開往天乃官及閉往數蹕煩民 子出入警蹕時止行人數蹕時入以為煩乃築複道於武庫南 武庫在長樂未央之闕 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日出游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 謂從高帝遊于高廟每月一為之其道正直今之帝懼曰急城之通曰人主無所行復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 帝懼曰急城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土乃詔有司立原廟 臣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唯聖賢為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忠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諷諫之木置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傳說戒高宗曰

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為人吾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謬哉

長樂宮鴻臺三輔黃圖鴻臺在長樂宮中秦始皇二十七年築宮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鴻于臺上故曰鴻臺

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凌室藏冰之室織室掌練作繡帛之室

帝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帝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

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 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

水絕 秋八月平陽盜侯曹參薨 元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

級 遷人朱建者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苟容嘗

為淮陽王繇布相諫布無反布誅高帝問建嘗諫布乃賜號曰平

原君徙家長安辟陽侯密食其間其賢欲與之交建以辟陽侯行

不正不肯見既而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

建善乃令建竟發喪而往見辟陽侯賈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

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祝祝死者之表曰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前死以布帛曰至是人或毀辟陽侯於帝帝大怒下吏欲誅

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召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而往見帝幸臣閼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矣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懼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閼孺大恐言於帝帝果出辟陽侯初建之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背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益微信焉

至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之為相呂嬃數讒之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平聞日益甚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嬰於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願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也 齊悼惠王肥薨 夏詔文成侯張良

薨初良之擊始皇也亡匿下邳嘗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圯音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良薨并葬黃石冢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三十一 惠帝五年六年

資治通鑑補 卷十一 漢紀四 三十一 惠帝五年六年